

峡江纤夫

□ 韩永强

20世纪40年代,有一个外国人第一次向他的朋友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去哪里看真实的中国?他知道没有人可以给他正确的答案,于是他自问自答地写道:“我们是否能够说因为我们造访过或者在上海居住过多年,就说我们了解中国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那么,如果我们想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如果我们想看到中国的劳动人民在没有受到外国影响的环境下,怎样劳作的,我们该去哪里呢?我敢说你这个问题一定非常感兴趣,那么请跟我来。我将带你去一块遥远的土地,这块土地上极少有外国人涉足过,这块土地上许多流传千年的古老的传统保存至今。”

这块“一块遥远的土地”就是长江三峡,其中最核心的地段就在“西陵滩如竹节稠,滩滩都是鬼见愁”的西陵峡。提出这个疑问并展示“真实中国”这块土地的外国人叫A·K。他在一本英文版《长江三峡》的画册里,不仅用相机为古老的长江三峡留下了极为精彩的历史画面,又以精湛的文笔为长江三峡留下了动人心魄的文字。

《长江三峡》记录了三峡的许多风土人情,其中最能叩击人们心灵的,则是关于峡江纤夫的描述。他用自己摄影手法速记一样的文字,为我们留下了这样的画面:“悬崖峭壁间开凿出了一条蜿蜒的小路,那是供纤夫拉纤时通过的栈道。那些狭窄的栈道在一些地方仅可供一个人通过,有时距离水面高达百尺之遥,远望就如绝壁间的一段凹槽。那些纤夫是些什么人?你们肯定听说过伏尔加船夫,许多诗歌和歌曲中描写过他们,好像苦难比幸福更能激发诗人的灵感。那么,扬子江上的船夫做着和伏尔加船夫一样的工作,但是,他们所面对的危险却要远远超过在岸上拉纤的伏尔加船夫。船靠它们的帆和桨是无法逆流而上的,一旦船遇到了激流,所有的人都必须游到岸上,牵住绳索的一端,而另一端则被固定在船上。然后纤夫们就要奋力拉船,他们必须光着脚行走在尖利的岩石上,如果货船过重,或者流速过快,他们甚至不得不爬。夏天他们顶着炎热的骄阳,冬天他们必须跃入到刺骨的冰水中游到岸上(这也是为什么纤夫绝大多数时候都赤身裸体的原因)。当行走在高高的栈道上时,一旦有人不慎打滑跌入悬崖,另一个人就必须迅速补位,从而不让船下滑……这就是纤夫的生活。”

读着这些情景交融的文字,我的眼前就呈现出一条条结实的竹篾编织的绳索,一头连着在险滩上挣扎的柏木船,一头连着悬崖峭壁上的纤夫。那条紧绷绷的竹篾绳索上,悬挂着峡江纤夫祖祖辈辈牵犁的灵魂。只要峡风轻轻拂过,竹篾绳索上的灵魂就会讲述起一个个悲怆的故事。

我祖父、祖父的祖父是一代又一代的纤夫,我的父亲依然是一个纤夫,在家族传承中,我也曾做过短暂的纤夫。虽然很多年过去了,但是一旦想到曾经的“纤夫”生涯,我都会情不自禁地不寒而栗。

靠峡江讨生活的纤夫,最看重他们扯滩的纤绳。这些纤绳被纤夫们叫作“纤绳”或者“缆子”。制作纤绳要取山间生长时间长、最有韧性的竹子,还要请手艺最好的篾匠,精细地划出竹子最柔韧最耐磨的竹青,将柔韧纤薄的竹青极为紧密地编成一条条粗细不同规格的纤绳。编好了的纤绳必须放进烧得滚烫的石灰硫磺水锅中,翻滚烂熟地煮几个小时。煮过的纤绳不仅坚韧不会被虫蛀,而且入水出水光滑而不沾水。

船过激流险滩时,纤绳的一头系在船上桅杆的根部,另一头则由领纤的人拉到岸上。领纤的人率先跳上岸,其余的纤夫绝不会有半点迟疑,一个鱼跃而去,开始他们与险滩的以命相搏。

每一个纤夫都有一条自己妻子或

老母亲或者情人细心缝制的“扯扯儿”(即拉纤的搭肩)。这些“扯扯儿”长六尺宽半尺,一律用上好“白官布”制作。六尺长的“扯扯儿”对折三尺长,一头固定着一个一寸见方的厚竹板。扯滩的时候,纤夫把竹板向纤绳上一别,把“扯扯儿”斜挎到肩头,就开始艰难的跋涉了。搭在肩上的“扯扯儿”不能有任何装饰,否则拉纤时哪怕一个细小的线头或者折痕,都会让纤夫的肩膀磨破流血,而“扯扯儿”连接纤绳厚竹板扣子的末端,则可做些文章,纫得越密实,就越牢固安全。有心的女人们,会利用好方寸间,别出心裁地绣上自己的心愿。

领纤的一路如风一般旋去,纤夫们没有一个敢怠慢,都会一边以极快的速度奔跑,一边迅捷地把扯扯儿的“竹板扣子”别到纤绳上。顷刻间,纤夫的腰就绷成了一张弯弓,而纤绳就成了射向滩头的利箭。

险滩咆哮着猛烈撞击柏木船的船头,激起高高的水浪。纤夫们赤脚攀附在陡峭的山崖上,毫无选择地把手指抠进岩缝中,作为生命的抓手。赤裸着的脚板则要尽量寻找悬崖上的缝隙或者坚硬的荆棘,为自己找到必不可少的支点,以增加与险滩抗争时的防滑支撑。在几十分钟甚至几个小时的人与激流的顽强对抗中,没有一个人偷奸耍滑,更没有一个人心有旁骛。苍凉无情的崖石上,只有纤夫的汗珠碎成了八瓣,只有纤夫从胸腔中挤压而出的“嘿佐”声如闷雷滚过……

滩上的激流十分险恶,不肯与纤夫作丝毫妥协。十几或者二十几个甚至上百个纤夫,就以近乎凝固的姿态把险滩上十几或者几十吨乃至百余吨的柏木船,死死“嵌”在自己的肩头,进行最悲壮的僵持。僵持到最危急的关头,船老大挺立船头,向悬崖上的纤夫悲情地呼号:要想回家看女人,么二连三再加把力呀加把力,嘿佐!这些纤夫只要有一个人胆怯,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胆怯的闪念,也可能酿成不可思议的惨祸:溃滩的柏木船会在几秒钟内把所有的纤夫从悬崖峭壁上拖拽下来,纤夫们不是被悲惨地摔死,就是被拖入滔滔洪水中死不见尸。

好在绝大多数较量中,最终的胜利者总是那些悲情的纤夫。在我十分短暂的纤夫生涯中,在悬崖上亲历过生死攸关的僵持。僵持的时候,心中的恐惧无限膨胀,鲜血从手上、脚上毫无痛感地汩汩流淌而出,却没有眼泪流出来。第一次拉纤僵持之后获得成功时,我酸溜溜地叫了一声“好!”立即被父辈们呵斥住,有人甚至狠狠地骂我一声“好你妈个狗臭屁!”我当即知道自己错了,却不知道我错在哪里,即使在今天,我揣度出许多答案,也找不到一个肯定的答案。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能够做一个合格纤夫的男人,是应该做到宠辱不惊,对功名利禄坦然相向的。

柏木船行走在“滩如竹节稠”西陵峡中,纤夫们即使战胜了一个险滩,而下一个、下下一个险滩,都是夺命的关口,时时在威胁着纤夫的生命安全。因此,长江三峡的两岸悬崖峭壁上,总有望郎不归的弃妇,化作奇峰异石苦守崖顶。在漫长哀怨的岁月守望中,她们把山崖上的竹叶都撕成了丝丝缕缕的心事;她们把滩头的礁石都望得毛骨悚然狰狞恐怖;她们把自己的血肉之躯都望成了冰凉的望夫石!于是,七百里峡江中,总有“望郎滩,望郎滩,我望郎君早回还”的啼血呼唤。在三峡最著名的新滩,山崖上有为惨死在险滩上,数不尽的无名纤夫冤魂,悲情树立的“白骨塔”。

死亡无时不在,真正的纤夫却从不恐惧。他们的心中都有一个坚定的目标:回家,回家,回家同妻儿团聚。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目标,也是纤夫们生存下去的信念。因为生活在希望中,纤夫

们有时会苦中作乐。在拉纤时含泪而唱“拉纤小调”,他们在顺风顺水时会唱得豪迈而浪漫:“六尺白布四两麻,做个扯扯儿把滩拉。大坪大端各顾各,石脊浪里脚踏脚。手扳岩缝险贴地,么二连三都使力。一声号子一声汗啊,一颗汗珠儿碎八瓣;一声号子一声胆啊,一声号子过险滩。喊声号子加把力啊,船过滩头把家还……”这些小调是排遣,是寄托,更是他们以命相搏的原动力。

A·K先生对峡江纤夫充满了悲悯和同情,但不会知道三峡纤夫背后的故事。作为一名外国人,他毕竟只是三峡的匆匆过客。假如他进一步走进纤夫中去,他会在对长江三峡纤夫的同情和悲悯中增添更深的敬意,写出更为深情的文字,让世人更清楚地知道在中国,在长江三峡,有一群人在创造着生命的奇迹。

作为纤夫的祖父,凭借自己的机智和担当,在一次又一次向死而生的搏击中,练就了一身闯滩的绝活儿,赢得了同行们的敬重,他们把“归州第二船公”的美名封赠给他。当年从四川顺江而下的“川帮”柏木船,一定要在“九龙奔江”险滩之上泊岸,延请本地船公引领他们闯过险滩,烧夫子们几乎会众口一词地推举我的祖父。爷爷凭借自己的一手绝活儿和名望,无数次受命引领“川帮”柏木船有惊无险战胜险滩,既为“川帮”化险为夷,平安远行闯出了生路,又为自己获取了养家糊口的本钱。

小时候,我曾一次又一次问过爷爷怎么做到的闯滩无数却可以平安归来,爷爷却认为这不值得言说,他认为自己人生做得最辉煌的一件事,是在解放前夕的时候冒着敌人炮火,带领一帮烧夫子兄弟,驾着自己的柏木船,把追击逃窜敌人的人民解放军,从江北运送到江南。这样“打仗”的故事我最爱听,尤其是爷爷还是“打敌人的英雄”。每次都要爷爷多讲经过,爷爷却认为自己做了一件该做的事。爷爷说,解放军为了解放我们死都不怕,我们送他们过江算什么呢?

爷爷说得很轻松,我却认为那群烧夫子同样是冒着生命危险做了非常了不起的大事。没有史料记载这群烧夫子的壮举,他们却无怨无悔,因为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他们以自己的大无畏,为峡江烧夫子塑造了普通劳动者的英勇形象。

江河不废万古流。

烧夫子爷爷们想不到,即使眼光独到的A·K先生可能也难以想象,上个世纪初,长江三峡是外国人看中国最好的“看本”,人们看到的是原始脚楼、栈道、柏木船以及纤夫和纤夫们挣扎求生的悲惨了。新的长江三峡提供给人们的是令人叹为观止的神奇和豪气。巍然矗立的三峡大坝,让昔日“滩滩都是鬼见愁”的一百多道险滩隐匿无形,高峡平湖碧波荡漾,呈现出沙鸥翔集,百舸争流的祥和!

今天的峡江两岸,橙黄橘红,层林尽染;阳光灿烂的日子,游轮把海内外游客的欢笑,播撒到青山绿水间;月光若水中,万吨巨轮犁开碧波,毫无障碍地直达山城重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邀约着祖祖辈辈的烧夫子,还有善良的A·K先生一起,在梦幻中穿行于三峡的水中间,在熟悉的又陌生的环境里,寻找我曾经依稀的记忆。作为一个不合格的曾经的峡江纤夫,我要告诉三峡的神女和遍布三峡两岸望郎的山峰,三峡从此再无“望夫石”,峡江从此再无“望郎滩”。烧夫子们的子子孙孙,因为有了新三峡的滋润,会永远与幸福甜蜜相生相伴。

清江水电建设的史诗

——评长篇报告文学《清江出山》

□ 吴道毅

长篇报告文学《清江出山》(郭寒、田天合著,长江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长达近50万字,以清江隔河岩、高坝洲与布垭三座大型水电站建设为主线,以辽阔的视野、饱满的情感,多角度、全景式报道20世纪80年代至新世纪初期清江水电建设的伟大成就,展示国家与湖北省为开发清江、造福人民所作出的重大英明决策,歌颂清江水电建设者们踔厉奋发、攻坚克难与追求卓越的精神品质,讲述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水电人及土家儿女在开发清江中精彩感人的故事,堪称记录清江水电建设的史诗。

《清江出山》围绕清江水电开发这一叙事枢纽,描绘了八百里清江的雄奇秀丽,凸显出清江作为土家人母亲河的独特地理、人文风采,记述了清江水电资源的得天独厚,揭示出清江隔河岩等三座百万千瓦级大型水电站建设及滚动式开发在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如长江防洪)中的重大战略意义,形象地再现出“清江出山”的雄伟时代气魄。

从作品描述中看出,清江地处长江以南,全长423公里,流经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与宜昌市境内,落差达1430米,是一条湖北省内河,也是湖北省内仅次于汉江的长江第二大支流,流域面积17000平方公里,为我国五大暴雨区之一,水能资源特别丰富,但由于历史原因,千百年来却默默地沉睡于大山之中,属于一条“尘封的河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伟大时代,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与关怀下,在湖北省委、省政府的具体领导下,在开发、治理长江的宏大整体格局中,清江终于迎来“出山”的最佳历史机遇,铸造了辉煌的历史篇章。

隔河岩水电站的修建,伴随着三峡工程而酝酿,筹划,1958年就由水利部林一山提出“清江长滩枢纽”构想,且即将开工,却因为面临三年困难时期等而停摆;1969年在鄂西三线建设中“遇上第二次开工机遇”,800万资金也于次年到位,却不得不让位于葛洲坝工程修建;虽然一再错过历史机遇,但在1986年5月11日当年第13次湖北省省长办公会上一锤定音,走上“省部合资,湖北主建”的发展之路,并于当年10月破土动工,1993年三台机组发电。尔后,缘于清江水电建设滚动与梯级开发的优越性,高坝洲水电站主体工程1996年动工,2000年完工。水布垭水电站于2000年施工,2008年投产发电。

随着隔河岩、高坝洲与水布垭三座水电站的建成发电,集蓄水、发电、通航与生态之美的现代化清江展现在世人面前,其巨大的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已为世人所知晓。比如,1995年四台大型机组全部投产的隔河岩电厂年发电达26.84亿千瓦时。1998年长江三峡爆发特大洪水时,危急关头,隔河岩电厂执行中央指令,关闸蓄水(当时水位高达203.94米,接近204米的极限值),有效调节库容,极大地支持了长江抗洪斗争——隔河岩电厂在这次长江抗洪中的巨大贡献,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肯定,也为水布垭水电站的滚动开发

万里长江第一阁赞

□ 葛昌永

万里长江两岸,名胜景观云集。从上游屈指数到下游,不胜枚举,可万里长江第一阁的名号,却非鄂州观音阁莫属!

为何万里长江第一阁的荣耀,只能给鄂州观音阁?武昌黄鹤楼、镇江北固楼,名冠天下,可是称为楼。南京凤凰台、汉阳古琴台,久负盛誉,可称为台。九江琵琶亭、宜昌合江亭,天下闻名,可称为亭。汉阳晴川阁、新堤江峰阁,虽为阁,则是岸上之阁。唯独鄂州观音阁,屹立江水中,如不沉之舟,与浩瀚长江“同呼吸共命运”,偕江水起落沉浮,七百年宛然鹤立,故唯此阁,才配得上“万里长江第一阁”称号!

来到鄂州城,登上长江大堤,放眼江中,看到破江而立的观音阁,你会骤然感受巨大“冲击”力,磅礴震撼之气势迎面而来。你不只看到一座水中阁,一幅烟景图,更看到一幅风雨无阻、中流击水、壮怀激烈的豪迈画卷,听到一曲跌宕起伏、高亢雄强、惊心动魄的交响乐;无意间点燃起长风破浪、直挂云帆、鼓荡激越的英雄情结!那万道霞光照耀下的城郭山原,雾海云涛,还有澎湃东去的万里长江,都成为这幅英雄图式的背景写照!

鄂州城外,江中有龙蟠矶,龙蟠矶立于江波之间亿万年。元至正五年(1345年),龙蟠矶之上正式垒建观音阁,坐东朝西,逆水而立。龙蟠矶为船舷般弧形石屿,迎江劈波斩浪,顺势导波疏流。阁与矶融为一体,巧夺天工,展现建设者奇思妙想与卓越创造。枯水季节,水落石出,龙蟠矶托起观音阁,横空出世,威镇江天。汛期到来,水漫楼阁,唯露高层窗口。若遇特大洪水,只露檐牙龙吻。此情此景,人见之无不为之兴叹!时而又因巨浪裹挟,观音阁

创造了有利条件。

《清江出山》书写了国务院及湖北省开发清江、造福于民的大气魄与大手笔,热情讴歌新中国几代国家领导人对清江水电建设的关怀与支持,由衷赞扬水利部等部委领导,湖北省委、省政府领导对清江水电建设的支持与强有力领导,彰显出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

与此同时,《清江出山》特别礼赞了我国水电专家、水电管理者与建设者在清江水电建设中的模范事迹,书写了他们为清江水电建设贡献的青春、理想、智慧与力量,也展示出广大知识分子与水电建设者们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的卓越风采。林一山、魏廷铮、郑守仁、张光斗、潘家铮等水利专家,无不为了清江水电开发提供强有力的决策与技术支持。邓曼福、李永安、李义昌、李焰云、郭际康、柳太康、吴启煌等清江公司几任总经理、副总经理,及彭根鹏、夏维进、谭少华等隔河岩电厂厂长,个个服从大局,勇挑重担。施工方面,铁道部十八局副局长卢先福带领800名职工,苦战隔河岩工地,打通全国断面最大的导流隧洞。葛洲坝隔河岩施工局局长林善祥,有勇有谋,不仅从设计汛期中抢回整整3个月工期,而且率领建设者们克服地质等重重困难,修建优质大坝,为隔河岩电站提前发电、创造巨大经济效益作出重大贡献……

《清江出山》以清江水电开发为典型个案,讲述“中国故事”,总结“中国经验”,表现了清江公司、清江水电建设者在开发、建设二十多年中追求卓越、敢于创新、创建一流电厂与勇攀世界科技高峰的创新精神与大国风范。隔河岩水电站一方面争创“一流电厂”,成为我国第一家常规“一流水力发电厂”,一方面率先打破行业体制僵局,成立清江公司,建立起基于现代企业制度、前所未有的“清江体制”——即“业主负责、建管结合、主体明确、产权明晰、流域开发、滚动发展”的创新型管理、发展模式,清江公司被国务院确定为我国首家对一条江进行“流域、梯级、滚动、综合”开发的试点单位。高坝洲水电站则在短短42个月之内完成主体工程,厂区也被建成花木葱茏、漂亮雅致的“绣清花园”。水布垭电站建设者们不仅挑战“禁区”,建成233米高亦即世界最高的水布垭面板堆石坝——被国际大坝委员会颁发“国际里程碑工程奖”,被誉为“中国面板堆石坝建设水平领先于世界各国的标志性工程”,而且完成一系列重大科技攻关,实现重大筑坝技术创新与发明20余项,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湖北省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此外,《清江出山》还书写了长阳、巴东县土家族等各族干部群众积极、主动与有效开展移民搬迁工作以全力支持清江水电开发,叙述了清江公司干部职工为当地各族群众脱贫致富开发与抗灾救灾作出的积极贡献。

《清江出山》是近年来报告文学书写国家大型工程建设成功的成功之作。注重描绘精彩动人的故事情节,极大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是《清江出山》的突出艺术特点之一。

丢砖弃瓦,然洪水既过,阁楼及被修葺一新。真乃“洪波冲不倒,水过又新生”。故我佩服地称赞观音阁,端的是座“阁坚强”!清人姜宦有诗《龙蟠晓渡》曰:“峭壁起江心,层台水面浮。岂堪龙久卧,但见石长留。云影轻帆处,桡声夜渡头。问津何处是,一柱砥中流。”一柱砥中流,便是对鄂州观音阁的精彩素描。近年,托三峡工程洪福,长江再未出现超限洪水,免却惊涛骇浪之虞后,观音阁更显得雄伟与安澜同在。

若至观音阁,须摆渡而过。矶边有小码头,码头上有石阶。观音阁长二十余米,宽十余米,高约十数米,基座厚一米余,建筑面积三百多平方米,坐东朝西,一亭三殿二楼,分别是观澜亭、东方朔殿、观音殿、老君殿、纯阳楼、寅宾楼。矶上壁间有老井、古树和神龛,相映成为“三趣”,甚是神奇。传说龙蟠矶有两个凹口,能随江水涨落,许是龙蟠矶屹立亿万年的奥妙之所在。2001年,国家邮政局发行《鄂州观音阁》邮封,江水共蓝天一色,高阁凌空,威镇江域,气满神足。2006年,观音阁经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为更好保护国宝文物,观音阁不对外开放,虽为憾事,但依然可以从武昌门至孙权广场一带江边,清晰瞻望观音阁雄姿。虽是瞻望,足令人肃然起敬,久久不能忘怀。

久久不能忘怀的是什么?其实是江中观音阁表达的那种不屈的精神,于是,我也效姜宦,作一首五律诗,以抒发我观看鄂州观音阁后的感动心情:

万古龙蟠石,千年阁阁新。
风云江左起,日月岸前春。
击浪生豪气,劈波泣鬼神。
我来开眼界,浩荡洗烟尘。



鸟飞绝 布面油画(何多苓作)